

有・無・存在---創作理念

黃郁生

「質疑的態度」是作者創作研究的原動力：對生活週遭的質疑、對社會價值觀的質疑、對環境遭受破壞的質疑，以及對人性惡鬥、虛假的質疑；這些質疑直接影響的是作者內在的焦慮與對外在的恐懼心理，在焦慮與恐懼的交相作用下，最終歸結於對自我存在的質疑，創作的內容也一直圍繞在一個懷疑的「自我」——是我、非我，有我、無我，存在的我或不在場的我，顯現的我或隱藏的我。

「象徵」、「隱喻」在作品中的運用，呈現作者「隱匿」與「缺席」的意涵，參照於Jean-Paul Sartre 的觀點是：「虛無」不等於不存在，它正是意識本身，而意識是極其主動和富有創造性。意識的虛無性，主要是指它總是隱而不顯，並具有將一切存在加以虛無化的無限潛在能力。意識靠其對於他物的虛無化而實現其本身的真正存在。一切「存在」，在未被意識虛無化以前，都只能是「自在」，不是真正的存在，不是「自為」。意識的強大生命力，就在於它無時刻地將異於其自身的存在加以虛無化。為此，一切存在的真正本質，都有待意識自由活動中的虛無化過程，才得顯露出來。(Jean-Paul Sartre 〈1943〉陳宜良譯《存在與虛無》頁10 高宣揚導讀) 依上述觀點，畫面中作者刻意的隱匿與缺席是作者意識的強大生命力，將異於自身存在的事、物加以虛無化；換句話說，是作者將環繞於週遭非自我的「物體」、發生於身邊非自我但卻真實存在的「事件」，經虛無化的過程，而流露作者真正存在的本質與自我真實的面貌。

作者選擇了事物為描繪的對象，藉事物的存在以承載虛無，藉物件以否定的態度質疑自我的存在；在作者作品畫面中的物件，是作者自我以一個物理對象而存在，是一種「在己存有」的狀態；但在選擇物件與創作的過程，又加入作者意識的參與，將作品的內容推向「對己存有」，正因為意識的運用而呈現虛無化的作用，正因為作者的期望而呈現真實的狀態——物件隨意的擺置、任意的散落，最後是作者的缺席與「不在的呈現」。在作品中呈現生活週遭混亂的景象、社會環境悲慘的事件，這些圖像或影像都僅是真實世界中的微弱顯象，但存在於真實世界中的亂象與事件，卻還是依舊不斷的繁衍滋長著，甚至是與日俱增；在真實世界裡無比巨大的虛假現象中，作品所傳達的也只不過是另一個「假象」——正因為作者自我的缺席與隱匿，作者躲藏在現象裡，藉浩大的現象遮掩內在不安、焦慮、恐懼的心理；我們很容易的從「批判」與「否定」的角度出發，因為批判與否定是創意的動力來源，但又更容易的、不自覺的陷入被批判與否定的對象中。當我們否定了這世界的真實與實在，其實同時我們也否定了自我。Martin Heidegger總是抱持較正面、積極的態度，他認為：「人的實在」總能超越現象走向它的存在。……

作品中作者的缺席與隱匿，並非表示作者的不存在；而是正因為「意識」的作用，作者呈現超現象的存在，並在作品中尋獲妥切的位置——隱匿與躲藏。

「意識」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特徵，它不是實質性，它是純粹的「呈現」，即是說，意識是一型特別的存在，它本身是空的，如果說它有內容，那麼此所謂內容只是它所意識到的對象而已。去意識就等於去意識某某東西，故意識一方面指向它自身之外的東西，同時又將自己與此東西分開來。在創作上，意識也伴隨著潛意識扮演著無限想像的腳色，藉圖像展露於畫面。

從懷疑自我的「存在」出發，到自我的「虛無」，作品中看不到一個實在的自我，但作品的意涵卻又指向一個「存在」的自我。一系列題名「自畫像」的作品，沒有一件看得到作者的畫像，卻盡是生活中的瑣碎，工作的材料、瓶罐、工具，辦公桌上堆疊未處理的文件，還猶豫是否丟棄或存檔的資料；畫面中作者的形象不見了，在失去自我的情境中，取而代之的是圍繞在周邊的事物，藉無秩序、隨意放置的事物以象徵一份隱藏的自我意識。Hegel說：象徵就是不從直接的含義而從更一般的含義來把握一種存在。依Hegel的說法，在作者畫面中所呈現的事物圖像是一般的含義，而所影射自我內心的意識則是直接的含義，最終指向一個存在的事實，這個事實是無奈的、是恐懼的、是偽裝的、是悲觀的。

「象徵」經常是包含兩個方面：一個是表面上事物的含義；另一個是隱藏不見的真正內容意涵；兩個方面必然存在某種不一致、不相稱，但又在某一點上是相關、相互一致的緊張關係，缺乏這某一點的一致性，象徵性就不存在。在作品畫面中紛亂、無秩序堆疊的事物正是作者心情最好的寫照；也正是此一致性，讓作品的象徵意義存在。Basch說：了解象徵最好的方法就是考察隱喻，因為在隱喻中，詩人却具有一種幻覺，並把這種幻覺傳遞給讀者，這是把兩者視為同一（蔣孔陽主編《十九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》頁 587）。一個隱喻是用以聯結兩個好像毫無相關的事物，製造一個修辭上的轉義；A.I. Richards 1936年的著作《修辭的哲學》一書中指出，隱喻的組成有兩部分：1.主體（Tenor），指作者欲描述的主題；2.載體（Vehicle），指的是用來描述意義的憑藉。所以，在作品中，心象是主體，而現象是載體。象徵與隱喻其實具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象徵較偏重於造形藝術符號上的運用，而隱喻則較屬於文學、修辭學的範疇。把象徵和隱喻視為相同的創作手法、相同的思考邏輯，應是較為妥切的作法。

創作發展的脈絡，常是源自於生命體的成長、發展與消亡，而生命體的發展又受制於人文、環境與社會現象的牽絆。創作常處在現象裡掙扎，欲掙扎而產生「矛盾」，投射在《虛無存在系列》作品上的矛盾——是相對於隨意擺置、任意散落的物件——是一扇結構嚴格、刻意安置的鐵窗；在反應、對抗、衝突之後的鐵窗內，覓得一處孤立與疏離的空間。就在這空間裡創作。